



殤

俊 然



87

1247

場

B 405980

陈
俊 然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 印张12 $\frac{3}{4}$ · 插页3 · 字数271,000

1986年12月第1版 · 198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7,500

书号10137 · 165 定价2.00元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七七”芦沟桥事变那年，俊然生于河北宝坻的一个农民家庭。十三岁时独自一人闯关东，自此和塞北黑龙江结下不解之缘。他爱那里的山河大地，更爱那里的各族人民。一九五六年参军后，他在努力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坚持业余文学创作二十多年。他把这种爱凝聚笔端，不论是过去写的诗歌、散文、特写，还是已发表的长篇小说《长长的乌拉银河》、《安图的后代》、《塞尔敦外传》以及这部新作《殇》，都较好地表达了他这种真挚、深沉的感情。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我要写一辈子黑龙江，以此作为对哺育自己成长的这块可爱土地和人民的回赠。”

内 容 提 要

殇者，人未成年而死之谓也。本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侵华战争的同时，还大批组织开拓团殖民中国东北。本书以这一事件为背景，以中国金锁一家和日本美慧子一家的悲惨遭遇为主线，描述了蟠龙山区人民同日本开拓团民之间，由互相仇恨到互相同情、互相支持，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中，凝结的爱情和友情。这里既有惨遭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的中国纯朴正直的少年，也有为救中国儿童沦为军妓的日本少女；既有勤劳豁达的中国老人，又有善良贤惠、乐于助人的日本教师、不甘沉沦的妓女，还有身陷魔窟而痛定思新的731部队医生骷髅人，他们在面对恶魔饕餮人类的罪恶中，侠骨义胆，勇于相助，虽然都惨痛骇人的殇折，但却留下了中日人民友谊的血证。

主 要 人 物

(按书中出场顺序)

- 李金锁——蟠龙村中国儿童
柱子——蟠龙村中国儿童
翠娥——李金锁大童养媳妇
丁大勇——蟠龙村中国青年，后参加抗日联军
李雪花——李金锁姐姐，后剃度出家
李彩堂——李金锁父亲，蟠龙村日伪村长
广濑——蟠龙村所在县的日本副县长
李满堂——蟠龙村中国老人
美慧——日本少女，开拓团团员
千鹤子——美慧之嫂，开拓团团员、开拓团小学教员
八重子——开拓团员，妓女
德川登——开拓团警备指导员，兼小学校校长
义夫——千鹤子丈夫，731细菌部队少尉军医官
浅沼——日本开拓团团长
柳治——日本记者，后为731细菌试验部队的“木头”
柱子奶奶——蟠龙村中国老人，曾为义和团大师姐
“幽灵”——开拓团小学中国教员，民族败类李金龙
刘丽华——开拓团小学中国女教师
-

高桥——731细菌试验部队少佐军医官

长谷川——日军守备队队长

津代子——千鹤子妹妹，柳治未婚妻，后为石井的姘妇

石井四郎——日军中将，731细菌试验部队长官

开 头

摆在笔者面前的，是一册残破不全的日记。由于年代久远，或因风吹雨淋之故，页纸不仅抽皱，而且颜色已变灰黄。残留下来的那些断断续续的日文，许多处已是模糊不清颇难辨认了。

笔者翻阅几页，只觉一缕难言的霉腐气味冲鼻而起。时值傍晚，天空乌云低垂，伴同着沉闷的雷声，豆粒般的冷雨，劈劈啪啪敲击着窗棂。室内光线骤然转暗，不得不拧亮电灯，往下翻阅。

据档案卡片上简略记载，这册日记出自日本关东军的一名少佐之手。此人叫广濑英男，自伪满康德八年（一九四一年）起，就在黑龙江的××县当副县长，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复后，下落不明。

对广濑英男的去向，限于种种缘故，笔者一时尚难作出准确的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在日记中所记载的那些事情是真实的。这册日记从反面进一步印证了当时那个血雨腥风的年月，同时也为本书主人公的命运，提供了事实依据。现将有关段落，摘其要者笔译如下，以飨读者：

×月××日

七三一部队^①本部密电通告：……（以上模糊不清）下午三时一刻，两架吞龙式轰炸机进入蟠龙山地区上空，空……

（以上模糊不清）进行实际效果试验。据此，已下令宪兵队实行戒严，并已通知日籍军政人等，一月之内，勿得擅入此地。

×月××日

七三一部队本部高桥少佐一行七人，持石井^②部队长亲笔手谕来本县，以流行病救护队名义，开入空投地域进行实际效果考察。已下榻县大和旅社。县里安排由宪兵队……（以上模糊不清）陪同……（以上模糊不清）前往。

×月××日

……（以上模糊不清）高桥君等现地考察记录：蟠龙山以南的张家油坊村有283人，死者全部；蟠龙山以东大石砬子屯有145人，死者143人；蟠龙山以北大甸子窝棚屯有118人，死117人；蟠龙山正中的蟠龙村有325人，死28人，十五岁以下儿童无一死亡。存者的症状是……（以上模糊不清）。高桥君连说三声：“怪！”他决定再返蟠龙村，调查个水落石出。此求实精神可贵。

×月×日

高桥君经再次调查，结论是：蟠龙村外名叫大椅子圈的那片墓地四周暴露着的赭色岩石和玉带河畔的沙砾，含有……（以上模糊不清）矿物质。人吃了含有这种矿物质的水和粮食、蔬菜、水果，对鼠疫、霍乱、伤寒、赤痢等菌，有天然的内在抵抗力。高桥君说：“这里是块难得的宝地！”他又

① 日本关东军细菌部队的秘密番号，驻地在哈尔滨市以西二十公里的平房区。

② 石井四郎，细菌战发起人，日本军医中将。

说：“这种矿物质的存在，对他们多年来的试验，无疑是个挑战……（以上模糊不清）

××月××日

……（以上模糊不清）为实现百万户移民宏伟计划，帝国“海外拓务委员会”，在前五次武装移民的基础上，又……

（以上模糊不清）将从日本南部地区的唐竹町，动员一百五十户移民，来本县入植。经与高桥君面议，决定在蟠龙村外的大椅子圈建立蟠龙山开拓团。玉带河以东的土地统统划归给唐竹町入植的开拓民所有。

××月×日

宪兵队协同县署开拓科去蟠龙村丈量土地，踏勘建立开拓团居住区的具体位置……（以上模糊不清）

晚八时送高桥君一行七人返回七三一本部。临走时，拜托高桥君向石井将军转达：本县愿意继续配合，进行特殊试验。要人有人，要地……（以上模糊不清）

××月××日

接到石井将军发来的致以感谢和嘉奖的密电。原电已按保密要求销毁，现节录……（以上模糊不清）

××月××日

开拓科报告：蟠龙村河东河滩和岗地共八百二十垧，大椅子圈那片墓地总面积……（以上模糊不清）。已通令蟠龙村，限定次年五月化冻前，将坟墓全部迁出。

另据报：丈量土地后，蟠龙村村民心怀不满。不良者暗中串动，可能有赴新京①告“御状”之举！

① 长春市，伪满洲国国都，称之为新京。

告“御状”？笑话！康德皇帝对于大日本帝国来说……（以上模糊不清）

×月××日

新京警察署来信称：蟠龙村因土地进京告“御状”者，计有村长李彩堂，村民代表丁百雄、杨顺义。现住城郊天泰客栈，已在便衣人员监视之中。

×月×××日

定于明日赴新京，处理蟠龙村告“御状”之事……（以上模糊不清）

……广瀨英男的日记，暂就笔译于此，笔者亦不想作任何评语。欲知后事如何？且看正篇。

第 一 章

一

盼呀，盼！蟠龙村人眼巴巴从冬腊月盼到转年春天，封冻着的玉带河都嘎嘣嘣裂开跑冰排了，也没把告御状的那几个人盼回来。

真是火上浇油！打春阳气往上一转，头年瘟疫留下的后遗症，在一些年大体弱的妇女身上突然发作起来。有的口腔出血，有的掉头发，更多的人是满身浮肿，头疼眼花，四肢无力。弄得全村惊恐不安。

那时，金锁才十四岁。听说开河的新鲜鲤鱼能治浮肿病，他下学回来，悄悄约二壮、柱子去河里摸鱼。

三个人出了村，正往河套那边斜插，突然从洋草垛上，象弹丸似的蹦下个六、七岁的小嘎豆子，光着脑瓜，前额留着福寿桃，后勺儿梳着拴马桩小辫。据说，梳这样的小辫，阎王小鬼也拽不去他。只见他那胖笃笃脸蛋被风哨得通红，淌出来的青糍鼻涕，活象绿毛毛虫趴在鼻子下面。

二壮一看是他弟弟牛儿，脸立时一绷，连连撵道：

“滚，滚，滚！赶快滚回去！你个属猴的，哪有哪到！”

“就不！就不！”牛儿梗梗着脖子顶撞着二壮，“玉带河也不是你的！兴你去，为啥不许俺去？你们逮鱼治浮肿，俺也不是为解馋。”小嘴一张一合，呱呱象梆子。说着，又往前凑合两步，抬胳膊往鼻子下一抹，毛毛虫被抹掉了，但袖头上却多出一层亮光，脸蛋子湿乎乎的，象落着一个大花蝴蝶。末了又叫号地加了一句：“就去！俺用不着你管！”

二壮一扬巴掌，正欲打他。牛儿全没把哥哥瞧在眼里，又往上凑凑，把发亮光的脖子往前一伸，脑后的毛毛辫象锥尖儿似地冲着二壮的手掌心。他吓唬着二壮：“你敢！？看俺回家告诉爸去，狠劲捶你！”

说得二壮脸红红的，把巴掌又往上抬抬，可是却没往下落。金锁知道牛儿在家天王老子第一，二壮不敢来真格的，便给他找台阶下，说：

“算了，就叫牛儿跟着去吧。反正水贼凉，他也不敢下河里。”

“谁说不敢？！不信试试！”牛儿把怀襟一扯，露出又黑又脏的胸脯子，挂着花花搭搭的皴，真有点象玉麒麟。金锁咧嘴嘻嘻一笑，刚想取笑牛儿几句，忽然嘴巴封住了。原来顺着风儿传来一阵车轮的轧轧声。

几个人同时扬脸看，只见河那边的国道^①上驶来一辆带棚子的花轱辘脚车。拉车的那匹马，脖子上挂着串铃，一走哗唧唧直响。赶车的老板跨着车辕，晃荡着红缨鞭，把车往石桥上赶，发出隆隆声响。

① 伪满洲时期的官辖道路为国道。

柱子心细，头脑忽悠一闪，猜测着对金锁说：

“喂，说不定是你爸爸他们告御状回来了呢！”

“不会，不会！”金锁摇头说，“头个月俺爸还来信，说这场御状，没有半年告不下来。说京城里的大官可难见了，到哪递状纸，都得先塞绵羊票子①……”

牛儿眼珠子一转，寻思准又是县署的人，不是催粮缴租就是丈量地号来了，气恨地跳着脚大声骂：

“小车子轱辘轱辘转，里面坐着王八蛋！王八蛋，不是人——”

柱子唯恐车里人听见惹辣子，伸手把牛儿嘴捂上，拽他就往河的大甩湾处跑。金锁、二壮紧紧地跟在后头。

跑到河沿，黄昏面掩过来了。他们觉得冷嗖嗖的，河里吹来的风，呼呼打脸。闪眼望，满槽河水，清粼粼的，放箭似地奔流。柱子立刻抱膀缩肩，牙齿打着得得，连连嚷：

“好冷！”

河对岸光秃秃的树杈上，落着几只老鸽子，瞅着象一团团烧焦了的黑棉花，迎风哇哇叫着，似在喊：“冷啊！冷啊！”

金锁没管这些，脱了裤子就下河，上身只穿着蹶腚小夹袄。二壮甩掉衣服，一丝不挂，也跟着跑下去了。他比金锁大一岁，但长得五大三粗，一跑两腿颤连颤连的，屁股蛋溜圆，瞅背影，活象个大老爷们。这下子柱子可作了难，他从小体质就弱，加上奶奶特别溺爱，最吃不得苦。这时，他把对襟小袄的蒜疙瘩扣子，解了扣，扣了解，磨磨蹭蹭，迟迟不下水。

牛儿瞅着柱子这个样子直来气，嘟噜着说：“熊蛋包！”

① 伪满百元券货币，上面印着绵羊，通称绵羊票。

他光着屁股，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往岸下跑。可是两脚刚一挨水，突然“嚎”一声，掉头往回撒丫子。嫩肉皮直起鸡皮疙瘩，小鸡子抽缩得就象一枚山东大枣。跑上岸，直嚷：“啊哟，贼——凉！”他赶忙把衣服穿上，还套上了二壮脱下来的那件棉长袍。

柱子抓住了牛儿的把柄，眼望别处瞅，拿疙瘩话挖苦着他：

“有那么个人，是厚脸儿，专会蹶着腚眼吹牛皮儿——”

牛儿脸蛋子象竹帘子似地“呱哒”一落，拿着不是当理说，吼吼嚷：

“愿意！愿意！牛皮是俺自个的，俺愿咋吹就咋吹！你想吹，还不趁哩！”

河里摸鱼的二壮只觉一个滑叽溜的游动物碰手，被牛儿吵得一分神，没有抓住。他顿时火气上撞，急赤白脸地又往回撵牛儿，牛儿不服，和二壮又打起嘴仗来。

金锁费了半天口舌当说合人，中间又有柱子帮腔，才使这小哥俩偃旗息鼓。天黑下来之后，鱼潜水底，贴着草根恬着，这一下金锁、二壮摸顺手，越摸越来劲，鲤鱼、鲫鱼、鲇鱼、鱼牙子时不时地往岸上扔。牛儿早把刚才打嘴仗的事忘在脖子后，高兴地连连打着响舌，一边查数，一边往鱼篓里拣。

正在劲头上，忽听远远有人呼唤：“金——锁！”一声接一声。声音清亮、绵长，响似银铃。

随着呼唤。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顺着河沿朝着这边走来。金锁听出是他的大童养媳妇翠娥在呼唤他。他当着这三个小哥们的面，不好意思回应，便装聋作哑，继续沉着头摸鱼。岸上的牛儿拍着两手直笑，冲河里的金锁戏谑道：

“嘻嘻！锁子哥，你媳妇妈喊你回家睡觉去！”

二壮一听翠娥来找金锁，顿时慌了神。论姓氏宗门，他是金锁没出“五服”的当家子哥哥。心想：“哪有大伯子在兄弟媳妇面前光腚拉赤的！”他蹿开两脚，哗啦啦蹚水跑上岸，慌乱中把挽腰裤子登反，前裆鼓鼓囊囊，四下里乱抓裤带怎么也没抓着。牛儿一旁笑得弯下腰，解恨地说：

“该，该！这才该呢！”

柱子直替金锁着急，催促道：

“金锁，快上来呀！”

柱子这一催促，反倒使金锁更抹不开，他上来了犟劲，闷着头儿继续摸鱼。

翠娥走过来的时候，二壮、柱子、牛儿早已躲开了，猫在附近柳条通里，抻着脖子瞪眼看热闹。

金锁原以为牛儿他们没走，臊得离岸坎又远挪几步，大哈着腰，胸脯儿几乎贴到水面上。他摸到一条鲫鱼，使劲往岸上一扔，大声说：

“牛儿，鱼！”

翠娥把鱼拣起，回应道：

“哪来的牛儿，岸上就剩俺了，快上来吧！”

金锁不信地摇摇头，但是却没吱声，继续摸着鱼。翠娥告诉他说：

“你爸爸回来了！”

“真的！俺爸回来了？”这一次金锁答腔了，“你见到了？”

翠娥说：“俺在柱子奶奶家听说的。听到这个信，俺就急着唤你来了，快回去看看……”